



布老虎短篇小说系

星空下的火车

◎ 陈应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



布老虎短篇小说系

星空下的火车

◎ 陈应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47.7
C626-3

© 陈应松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空下的火车 / 陈应松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5

(布老虎短篇书系)

ISBN 978-7-5313-3551-1

I. 星… II. 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40281号

星空下的火车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王玉坤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 mm × 210 mm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2.7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551-1

定价: 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转2050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布老虎短篇书系总序

孟繁华

布老虎书系的出版，是为了推动精致的写作和阅读。这一想法的萌生，缘于对当下文学状况的某种忧虑。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消费性的写作作为文学主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被隐形之手塑造的文学环境，不仅激发了作家对市场诉求的积极性，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读者粗糙的文学趣味。这一陈述当然不只是幽怨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而是说一种单一的文学消费观念已经形成，文学对精神事物的漠然和对感官领域的热衷，似乎表明文学正在逐渐退出审美领域而为快感要求所取代。只要看看近年来坊间流行的畅销小说，对这一判断就会被认为大体不谬。

短篇小说因体裁的先天“缺憾”，不可能在市场上

成为“拳头产品”，但也正因其体式的要求，短篇的精致几乎是第一要义。曾经热爱过文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欧·亨利、都德、契诃夫、海明威、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的短篇作品。即便是“先锋”、“现代”、“后现代”的作家，也不乏短小精致的传世之作。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张扬短篇小说大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需要做一点说明，列入出版或将要列入出版的这些短篇小说作家，可以理解为是致力于短篇创作的作家，也可以理解为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尚未列入系列的短篇小说作家就不是最好的作家。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是因为在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容易引起歧义甚至非议。做如是说明，倘若有议论也应该是这个范畴之外的事情了。作为主编，这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慎重。请各位看官理解才是。

目 录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	孟繁华 / 001
白眼狼	001
金鸡岩	008
归来	015
人瑞	036
星空下的火车	058
我们的牛栏	070
山中奇闻	081
弟弟	089
弥留	098
晋人二题	109
醉醒花	118
关于吹铜号的四种姿势	127
民间故事	134
古老的话题：剃头铺	149

老牌烟盒	156
诅咒	166
乡村发明家	175
清明时节	185
父子编年史	193
光明寺	206
剪彩	214
鱼骨天线	221
炸疆	230
洪水六记	246
八爷	278
哑水手	293
镰刀上的落日	303
江上逸闻	315
为女人系缆	326
将军柱	334
朋友	341
两天	349
我的邻居	365
乌鸦	374
泉	380
火鸟	385
一个，一个，和另一个	397

白眼狼

在铜鼓埡上，最有名的打匠曹某，人称九眼狼，什么猎物也难逃他之手。据说猎物见到他，就不跑了。打匠会兽语，问猎物为何不跑，猎物说：跑也是一死，就不跑了，落得个痛快一死。你点哪儿我让你打哪儿，留张整尸去见阎王。曹打匠就打眼。可伐木队的人悄悄传李山顺，说他是白眼狼，特别是女工。

李山顺其实是个很不起眼的人，有点邪秘，眼斜，看人时黑少白多，看到兴致处，就只剩下一片白了。这人没有能耐，却性功能亢进，吃了萝卜晚上也会硬邦邦的。大家看他半夜挺着个大鸡巴去撒尿，有点恬不知耻也有点炫耀的意思。

李山顺没老婆。老婆是被他搞跑了的。李山顺每年回家两趟。伐木工都是每年回家两趟。李山顺回家后要把老婆搞三天三夜，然后休息三天三夜（大睡），然后再搞三天三夜，老婆搞成一堆骨头了，他就回神农架伐木队了。老婆忍无可忍，与他离了婚。

因为性功能亢进，干活儿也亢进，热起心来，就像条春天的狗，连主人的卵子都想舔几口。队长就让他去修洗澡棚——这可是累活儿，白手起家，一切要自己动手置办。可这难不倒他，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将地址选在靠北边的悬崖上，离他的床铺只一墙之隔。起先大家看他又是砍竹子又是砍树枝去悬崖，就吓着了。后来又看他站在悬崖上绞架子，上铁丝，从崖下吹上来的风把他的裤子鼓得像一个气球，都为他捏了一把

汗。可他干得得意。山上的风本来就大，靠北的崖上面，人在里面洗澡，就跟冰窟洞里洗澡没两样。人还危险。他搭那棚子还得支架子，像吊脚楼一样。就是吊脚楼。这让队长好生纳闷。我们看见队长腰里挂着的那个洋瓷碗丁零当啷响着爬上悬崖去质问他，为何要把澡棚修到北面，大致是这个意思；因为队长表情阴沉，不爱说话。他是个南下干部，肺和睾丸都中过枪，指指点点总是一些不顺心的事。我们认为他是在质问。后来就听见风中传来李山顺的说话声。我们只听到了一个大致的意思：

——南边那空地不是要办活动室的吗？这里好，这里好。

两个人在悬崖上指手画脚，两个人被风鼓着。最后以李山顺的胜利告终。似乎队长也不想太干预这件事。而胜利的李山顺干活更卖力，甚至把自己更惊险、更漂亮地吊在悬崖上，像一只鼯鼠。

这一切，这用他生命换来的一切，谁知道他只是想看一眼女工洗澡呢，当然，女工中他又更想看的是江红英洗澡。

李山顺在女工洗澡（逢双日）时就把油毛毡戳一个洞，往洞里瞄。所谓“墙壁”，就是一层油毛毡。那天江红英洗澡，就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盯她，背上凉飕飕的。她捂着光胸脯往油毛毡壁一看，看到了一双白眼，白吡吡的像鬼眼。

江红英可是伐木队最稀有的人，脸红得像鸡油菌，光得像太阳。拿男工女工一致的话说，她就是“受看”，而且丰满，屁股不大乳房大，而且长得很好看，像从来没有人碰过似的。因为父亲是右派，政治不过关，没有去宣传队。但总场宣传队的来演出，没一个比得上她。看了她，凡是来神农架伐木的女工，都只能算是歪瓜瘪枣，没长成器。

江红英洗澡出来，身上的水还未揩净，一个劲儿抖。追看江红英的还有队长。队长就迎上前去问她是不是水太凉，是不

是风太大，让她别感冒了。可江红英吓得说不出话，队长见她像碰上了恶鬼似的，就追问她，想问出点生理上的事来，因为队长认准了她。虽没有说出，但他想调回山东烟台时一定要把她拐带走的。

队长一追问，江红英就把澡棚的事说出来了。队长看着江红英那烟台苹果一般的脸，就想着战略战术。就不动声色地给江红英备下了一根粗铁丝，交给她。

这事在队里没有任何声张。

过了几天，又轮到女工洗澡时江红英也在众目睽睽下爬上悬崖的澡棚。

江红英当然还是发着抖，可粗铁丝戳进那油毡洞里之后还未能离开，还抖得直搅和，就像在给自己壮胆一样。

男工人宿舍里就出现了一声像是落下万丈悬崖的惨叫，叫得鲜血淋漓。大家那时候正在外面干活的干活，吃饭的吃饭，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就见李山顺捂着眼睛从工棚里跑出来，满手的指缝里往外喷射着血水。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队长就逮住了他，说是要办一个“乌龟王八蛋”的学习班。

我们看到队长把因为血糊了眼睛而踉跄的李山顺逮进长满白霉菌和田三七草的办公室，受伤的肺一起一伏，用我们听起来有些遥远的、土了吧唧的胶东话说：“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知道吗，今天要办一个乌龟王八蛋学习班，我要坛子里捉乌龟，一个个抓你们。老子今天当一回乌龟头。写检查——”

学习班还有两个人，是两个偷吃了炊事班海带的工人，此刻在一个角落里大气不敢出，脖子上围着又长又宽又透亮的海带，就像扎着花环的西哈努克亲王。

血和墨汁儿似的东西从李山顺手缝里流出来；先是红的，后是黑的，就像他捏破了一红一黑的两个墨水瓶。他说：“队长，让我去看看……”

“看看?”

“到山下去，医院看看。”

“不想写啊?”队长反问道，队长有些气急，“这是乌龟王八蛋学习班。”

“我眼睛看不见了……”李山顺倒很平静，手衬着头和眼部。

“你很好，还有一只嘛，白眼狼，眼就跟狼心狗肺一样的——就画个龟头，下面画条狼尾巴，写上你李山顺的名字。”

队长的脸是乌紫的，憋着一口气，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并且摸腰间——那里只一个洋瓷碗。他是摸枪，然而没有了。他这时在抽屉里找东西，找出一支粗粗的自来水笔，摔到桌子上，像摔别人的东西，对浑身血闪闪的李山顺说：“写呀，写呀，写呀！……”

李山顺坐在那儿用沉静来等待队长的回答——改变态度。

“我眼睛……”

他喃喃地说着这句话时，一个东西从手指缝里掉了下来，是颗软绵绵的破烂的眼珠子！——刚才江红英那一下搅得惨了。

队长马上就看到了，他愣了一下，好像打了一个寒战，在寒战中肯定了那个东西是啥东西，浮肿的嘴唇启动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可他说了：“捡起来！”

李山顺当然得要捡起来。眼珠子掉到地上了，那是属于他的，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他在捡时看队长的举动，生怕队长因为失去理智，上来一脚把它踩瘪了，踩到泥巴里面去。他那一只好眼在窥视着，不敢贸然行动，不敢去捡，甚至向对面的队长传达出一种要淡化的意思：掉了就掉了，掉下的就算了。

“捡起来放回去。”队长说。

李山顺听到这个话，这是一个能让他接受的动作。队长没

有失去理智，虽然——李山顺看到队长因为肺部在燃烧，抓扒着自己的衣领。李山顺就弯下腰去，把那破烂的眼珠子捡起来，用袖子揩了几下上面的泥巴，小心翼翼，生怕碰疼了似的，又放在嘴边吹了几口，就把它慢慢地往眼窝子里按进去。

李山顺没有叫，就像在戴一副眼镜一样。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短处。他按着那随时会掉下来的眼珠子，说：“队长，让我去一下医院吧。”

“不行！你还晓得去医院吗？你这个乌龟王八蛋！你这是罪有应得！——乌龟王八蛋的学习班才刚刚开始。”队长满脸大汗。这是给李山顺也是给屋外面看热闹的工人们说的。

李山顺这时好像完全坍塌下来了，开始发抖，像山猫一样呜呜哼叫，所有的头发都向上冲天竖了起来。

这个时间有一个冷场，是李山顺尽情表现的时候，这个时间拉长，显然对队长不利，因为这使人觉得他十分残忍。而从

坡上跑去，像一只通红的兔子。那时候有晚霞。森林里已一片烟霭。

江红英的一跑，情形就有些乱了，大家都离开了办公室门口，许多人去追江红英，怕她有个三长两短。后来……反正李山顺还是被送下山去了医院。而江红英也被人从山上找回来了，并且把她劝慰住了。

晚上大家围着火塘，不分男女还是议论着白天的事，队长安排重修澡棚。有人就说李山顺家伙是大，有人夸张地一比比黄瓜还长。比画的人辩白说：就是嘛，有人给开了玩笑，量了，三把搭一抓。有人给队长说那东西就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祸根。队长却说：“东西是靠人掌握的。他家是雇农，我查了档案的。”

接着就有人说到李山顺之所以这样，是练过铁裆功，是铁裆功害了他。有人说李山顺亲口说的，三岁鸡鸡上就吊五斤的铁砣，到了十七八岁，可吊十五斤，硬起两个小时不软。说李山顺爹可吊四十斤，他爷爷到了七十岁，还可吊二三十斤不弯，就是个铁鸡巴。

气氛就活了，男男女女哈哈大笑，可没注意队长的脸霎时变了，气在肺部鼓窜，只见队长站起来大骂说：“扯鸡巴淡，快去睡去，明天伐木！”

大家恍然想到队长是个独卵，这不是在揭短，嘲笑队长嘛！大家战战兢兢。

可是也没再发生别的什么，队长依然像过去一样，领导和忧郁。

过了大约十来天，一个阳光金爽的日子，伐木队依然在伐木，依然喊着“顺山倒”。林子里，依然飘散着油锯锯出的树脂浓香——初来的人会被这香气醉倒，这叫“醉木”——四处都飞散着香喷喷的并且新鲜的锯末啊。李山顺就回来了，一只

眼睛是黑的，坍塌了。大家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可他回来了。而且像没事人一样的，腰里挂上烟袋和洋瓷碗，还挂上镰刀（砍灌丛枝子和杂草的），就去伐树，还喊上了他的两个徒弟。

没有多久，就听说队长要跟江红英结婚了。

那一天晚上大家吃到了糖果，还喝了酒。听房的人听到那一夜队长与江红英的新房里那张床响了一夜，就像房里在搬床拆柜。婚礼上队长说了，江红英出身不好，这不要紧，婚后我们要一帮一，一对红，要争取解放她最后解放全人类。听过房的人回到工棚对大家说：山摇地动的，解放一个人也不至于如此吧。

早晨起来，大家看到队长的眼睛干巴巴的，无眼屎。江红英脸上有咬痕。两个人都不滋润。这让大家很诧异。

半年之后队长调走时却没能把江红英带走。后来——大家知道了，终是队长性无能。那新婚之夜的闹腾原来是假做的，做给听房的人听的，江红英的血，听说是队长后来恨不过，用手抠破的。后来江红英嫁给了白眼狼李山顺。

这是一种赎罪吗？也是，也不是。可明明——大家知道，是李山顺在林子里捡菌子时，强奸了江红英。江红英先是不肯，又踢又抓又咬，后来就肯了。江红英的父亲是宜昌大医院的医生，给李山顺装了只假眼，是狗眼，黑白分明，比过去他黑少白多的本眼强多了，看起来很正派。李山顺的那个眼眶上，常年汪着一圈猪油，他人细看才看出是只能不能转动的假眼。

李山顺每天早晨乐呵呵地端着江红英的尿盆去悬崖上倒尿，然后再给江红英打一盆洗脸水回去。李山顺是个文盲，后来能看报了。江红英为李山顺生了三个雄赳赳的儿子，生活过得十分幸福。

金鸡岩

宿五斗从野猪坡搬回金鸡岩时，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整张脸粗糙得像石头，耳朵冻得稀烂，且有点呆滞，看人的时候像挨过打的狗。他带回了他的儿子，还有个孙女。为何没有儿媳妇呢？连他儿子也不说；三个人三代人各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装着乱七八糟的生活用品，棉被啊，镢头啊，锅碗瓢勺啊，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村里的老辈子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宿五斗与他哥哥分锅（家）后，就一个人去了野猪坡——那时候，野猪坡已有三两户人家。宿五斗回来只是说野猪坡近些年野猪为害，地也种薄啦——这可能是根本原因，坡大，开垦的地挂不住肥，种个三年五年就不错了，能挨三十年再回来，证明野猪坡的那些人还真有本事。但事情终归是要有个结束的，走进神农架深山老林，一个又一个废弃的村庄，一个又一个新开辟的屋场。那些生生死死的屋场，显示着生存的艰难。

宿五斗回来借住在他哥哥三斗家，在哥哥的香菇房里安身下来，第二天就背着镢头钻进山里，他是去寻地开荒去的。可看遍了金鸡岩方圆十里地，哪个沟坎都试过了，没有可开垦的地方。金鸡岩东面是一片叫“菜园子”的石林，石林瘦骨伶仃，上面长有一种野生腊菜。宿五斗没寻到荒地，掐了一背篓腊菜回来，用开水焯了，与儿子和孙女一起吃。

不过宿五斗一家，主要是蹭他哥哥家的饭吃，每到开饭的

时候，就像乞丐一样挨挨擦擦去了。宿五斗的儿子叫宿小迁，一脸在外头混过的痕迹，一点都不胆怯，上了伯伯家的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常常霸着酒壶给人家斟酒，就像请别人客似的，可他自己是个客人。身份错位的他没觉得不对，直到他在伯伯家人的眼中看到冷淡之后，才决定去县城讨生活。

因为家里无处耕种成了困难，宿小迁就悄悄走了。至于他的老婆，女儿的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不说，问起来，就扯三拉四转移了话题。可是有人知道，他老婆也是因为在野猪坡太苦，生存不下去，在一个早晨就不辞而别了。

宿小迁当然也是不辞而别。他先是贩腊肉卖，山里多腊肉，有的殷实人家的陈年腊肉有好几年的，堆在木楼上，让虫蛀了，吃不完，到了过年又得杀年猪吃新鲜的。正应了一句老话：山下没柴烧，山上柴烂了。城里人爱吃山里熏制的腊肉。宿小迁就这么背着沉重的腊肉去县城，来来去去，却没赚到

■ ■ ■ ■ ■

鲜，不仅如此，还带回了一个高高的、干净的大妮子，头发染得黄赳赳的，穿着比镰刀还尖的皮鞋，紧巴巴的牛仔裤。宿小迁回来说他在城里瞎混，好像是贩邮票。而这个县城来的妮子好像是开理发店的。大妮子开理发店，这很新鲜。这妮子对宿小迁家的逼仄不太在意，倒是有点巴结宿小迁的意思。对豇豆也好，给她洗头、梳头、摘虱子（豇豆的头发里确实发现了几个虱子），还给她压岁钱。豇豆从来不知道压岁钱是什么意思。在山里头，其实无所谓风俗，过年也就是过年，跟平时并无二异，安安静静的山里头，不可能有什么热闹的事发生，就是结婚，就是放了老（死了老人），也是安安静静地办了，跟大山一样无声无息。

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宿五斗认为住在天上的女娃子，儿子竟然躲避她——这是在春节之后的三、四月间，儿子回来刚住了一天，那个搞理发的女娃子就赶过来了，可儿子关上门，不愿见她。这让人很纳闷，宿五斗尤其纳闷，问儿子，儿子最后才懒洋洋地说，借了她的钱，无钱还。可更严重的事情是那女娃子说出来的；儿子避而不见，女娃子哭哭啼啼，宿五斗好言相劝，但女娃子却说她不想活了。这么漂亮光鲜的女娃子不想活了？原来——她说——宿小迁不想要她了，可她怀了他的娃子。女娃子怀了儿子的娃子！这么好的女娃子怀了咱宿家的娃子，小迁原来的那个媳妇长得没有扁担高，浑身干巴巴的像芦苇却还瞧不上我们小迁，跑了，而如今这天仙样的女娃跟小迁睡了怀上了小迁却还不想要她？天下没这个理呀，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可儿子说就是没钱还，亏了，做生意亏了，说：“还不是玩邮票！”但是女娃子说：“钱是小事，我无脸见人了。”儿子回答是：“我不想再结婚，一个都养不活。”

不想结婚把人家肚子搞大做什么？这又不是开玩笑，一个女娃子一生的名誉。宿五斗劝儿子说：“这样好的妮子打灯笼